

毛泽东诗词中的豪放婉约

□ 汪建新



自宋以来，词作成就斐然。“豪放”“婉约”之说最早见于明代张綖（字世文，自号南湖居士）《诗餘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将“词体”变为“词派”：“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豪放婉约二者的正变优劣之分，历来各有论说，聚讼纷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吟咏范仲淹《苏幕遮》《渔家傲》，情思涌动，提笔写下近900字的《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对豪放婉约独有创见。而作为独领风骚的诗词大家，其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刚柔相济，独具魅力。

壮怀激烈偏豪放

“豪放”，语出《北史·张彝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观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清代杨廷芝《诗品浅解》解释豪放：“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哉！”豪放词风以苏东坡、辛弃疾等人为代表，视野寥廓深远，气象恢弘雄放，个性汪洋恣意、胸襟直率慷慨，题材多反映世事沧桑和个人感慨，内容偏重高健超迈的抒怀言志。

毛泽东深爱宋词，作品颇得苏辛神韵，器大声弘，纵横捭阖。《念奴娇·昆仑》起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与《念奴娇·赤壁怀古》首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异曲同工，恰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层层递进，把壮美秋景刻画得活力无限。《沁园春·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几个意象，把北国风光描绘得形神兼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酣畅淋漓，把封建帝王批判得黯然失色。《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寥寥数语，将中国远古历史叙述得惟妙惟肖。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读来撼人心魄。“唤起工农千百万”“寥廓江天万里霜”，毛泽东大笔写意，挥洒自如，令人精神振奋。“雪里行军情更迫”“乌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诗词傲视万物，不畏艰险，给人无穷力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往事越千年”，毛泽东诗词雄视千古，目光如炬，给人深邃启迪。毛泽东诗词反映的社会实践跌宕雄浑，所展现的精神世界浩瀚豁达，所抒发的主观情感激荡澎湃，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令人震撼、促人深思。

侠骨柔肠亦婉约

“婉约”，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韦昭注：“婉，顺也；约，卑也。”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从晚唐五代到宋代，温庭筠、李清照、柳永等词坛名豪，大体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词侧重男爱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形式婉丽柔美，含蓄蕴藉，缠绵细腻，清新绮丽。

毛泽东认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里存有一本柳永的《乐章集》，毛泽东圈画了54首词，有的词目和佳句还被反复圈点。《贺新

郎·别友》“更那堪凄然相向”一句，颇有柳永《雨霖铃》“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婉约词风。豪放也有婉约时，与其说毛泽东诗词“不废婉约”，还不如说是柔情不可偏废。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之类，时常涌入心头，在毛泽东诗词里未必都表现为柔婉，但柔性的基调是断不可废的。

毛泽东与杨开慧相知相爱，珠联璧合，但聚少离多。《虞美人·枕上》写得情意绵绵：“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上阕以一“愁”字入手，写夫妻分别而夜不能寐的愁苦和寂寞。孤枕难眠，离愁堆积，犹如江海波浪翻滚。形单影只，漫漫长夜难耐，披衣起坐，翘望长空，指数星星。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涩。触景生情，相思的煎熬使脑子空空如也，爱人情影挥之不去。黎明时分，感慨晓风残月，离愁别绪再也无法抑制而喷薄宣泄，化作热泪夺眶而出。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纯粹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意境凄清苍凉，语言通俗明快，朴素而有风韵，读来自有婉转流利、情味悠长的美感，感人肺腑。恰恰因为有这样一首道尽人间情思的款款心曲，毛泽东才显得更加真实，变得更加可亲可敬。

豪放婉约两相宜

毛泽东自言“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已表明对二者有所偏重，但他从不顾此失彼。“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毛泽东对豪放婉约的辩证态度，使二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此论深中肯綮，振聋发聩，是有言论以来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豪放气度罕有比肩者，达到了柳亚子所称颂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的

境界。不少人据此将毛泽东诗词归于豪放，这种判断显然有失精准。宋代词人中，就没有纯粹的豪放派，也没有绝对的婉约派。以豪放见长的苏东坡唱尽“大江东去”的豪迈，也能写“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这样的婉曲缠绵。以婉约著称的李清照“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却曾在大鹏高举之时一声断喝：“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可谓声如洪钟，豪气冲天。

不宜将毛泽东诗词风格用“豪放”一词以蔽之。《沁园春·雪》堪称绝顶豪放之作，却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般的和煦晴日，犹如艳丽佳人温婉柔媚。在《贺新郎·别友》之中，婉约豪放既对立又统一。“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横照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充满婉约格调，尽述离别思情，写得缠绵凄切。可后几句笔锋一转，巨椽骤驰，气象突变，由阖而大开，顿显壮阔而磅礴：“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该词介乎豪放婉约之间，难分伯仲。

中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形式多样，风格迥异，而中国古代诗词文论，诸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提出了众多解诗评诗品诗的范畴和方法，内容博大精深。比如，司空图将诗歌风格分为二十四种类型，其中雄浑、高古、劲健、飘逸、旷达等，与豪放颇为相通；而纤秣、典雅、绮丽、含蓄、委曲等，与婉约有几分相似，但如果都将其混为一谈，势必导致古典诗词的艺术审美陷于粗浅平淡。毛泽东既填词也写诗，不能将毛泽东的词作与宋词相提并论，也不能简单地给诗人毛泽东贴上“豪放派”的标签。豪放婉约并非评判各类诗词体裁风格的唯一标准，仅是古今诗词界对宋词的一种品评尺度。用豪放婉约难以全面概括毛泽东诗词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征，充其量是毛泽东诗词言志抒怀的某种笔法，只是解析毛泽东诗词审美韵味的某种视角。只因人们已习惯于用豪放婉约来把握毛泽东诗词的风格和魅力，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家住宝山

□ 王小明

4年前，我携妻女将家从杨浦新江湾城搬到上海北郊的宝山吴淞口。吴淞口为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万里长江在此奔腾向海，海洋与河流交互，实为江南形胜之地。

但宝山无山。宝山之名，原为黄浦江之东临海处人工堆积土石筑造的一大型航标，明成祖朱棣撰文定名为“宝山”。《明成祖御制宝山碑记》记载，“嘉定濒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沧海桑田，原“宝山”早已被巨浪冲塌，但作为上海北境的地名流传下来。

初来乍到，对宝山的第一印象多源于直观感受。多数居民小区，虽冠名宝钢新村，实已有30多年历史，学校、医院、菜场、超市、商场、体育场等生活配套设施齐全，不过不时旧房改造、社区设施修缮，搞得叮叮当当、难得清静。同济路高架下，重型集装箱卡车浩浩荡荡，显示出强劲的经济活力，也让过往行人心里丝丝紧张。声名远播的宝山钢铁总厂加快转型，难睹其钢花四射的硬科技容颜。周边的临江公园、滨江公园、炮台湾湿地公园、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密集排开，春来百花吐蕊，夏日荷吐清风，秋有江涛拍岸，冬则天高江阔，也是居民闲暇之余溜达游玩的好去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我的故乡河南登封，因25亿年前的嵩阳运动而群山环抱，虽北临黄河，但按照境内淮河水系的支脉颍河来算，则是南北方交界区域。在山脚下成长，又在

京杭古运河、黄浦江畔工作生活20余载，游走在华夏丰厚的自然历史遗存环境之中。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无论老家的山峦沟壑，还是新家的江海湖泊，于我都有内在吸引力，去认识、去体验、去追寻。

宝山滨江临海，因江而兴、向海而生。漫步吴淞，迎面而来的宝山古城墙、胡公塘遗址、陈化成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解放纪念馆、吴淞军港，总会让人驻足。“重洋门户、七省锁钥”“水陆要冲、苏淞喉吭”“上海门户、东南险要”，无不勾勒出宝山的江海门户地位。但近代以来，列强一次次妄图叩开这道长江门户，觊觎中国。在这里，民族英烈们谱写了抗击外侮的篇章。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军舰侵犯长江口，清军将领陈化成率部奋起反抗。淞沪会战期间，宝山城姚子青督奋战至最后一人。吴淞口，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向海图强的民族精神。宝山是解放战争中上海战役的主战场，8000余名烈士为解放上海慷慨捐躯，其中4000余人长眠宝山，用生命和鲜血为这片土地植入了厚实的红色基因。自此，这道长江门户就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从吴淞口，人民海军在组建36年后首次起航出访国外，迈出中国海军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宝山，是百年来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相互激荡的受益者。近代以来，以1898年为开端的两次自主开埠，体现了宝山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第一次自主开埠，时任南洋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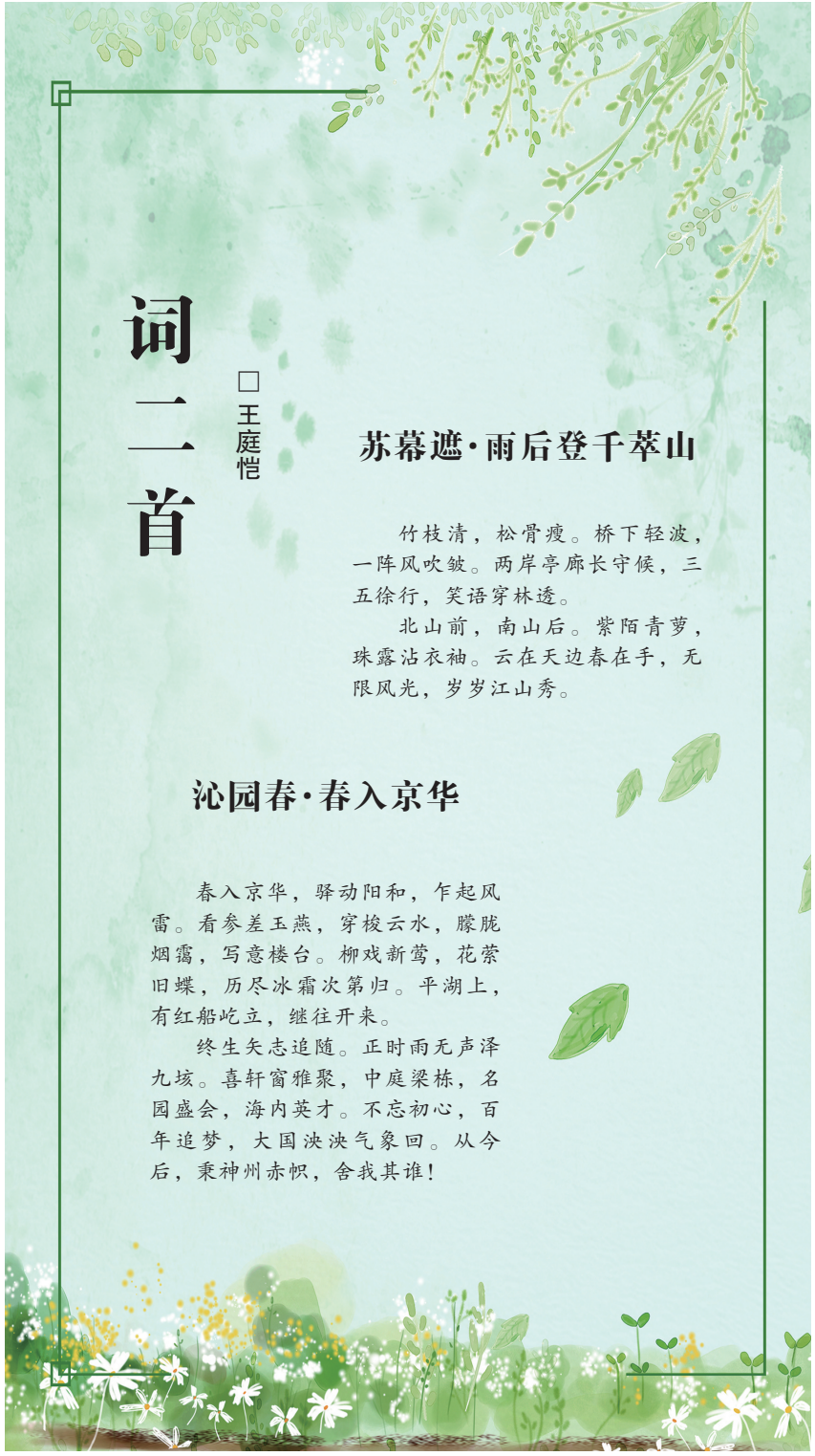
的刘坤一明确提出，吴淞自行开埠以别于租界，探索自强而不排外、进步而能包容的发展之路。第二次自主开埠时，一大批代表着近代工业和民族实业兴起的工厂，在此落地。复旦公学、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高等航海学府、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在此创建。在这里，陈鹤琴创设的“中国第一个农村托儿所”、陶行知创设的“山海工学团”创造了少有的教育奇迹。改革开放后，宝钢打下改革开放的“第一根桩”，如今重组后成立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正在努力实现“全球钢铁业引领者和世界级企业集团”的愿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吴淞要成为东方大港的引领”，如今这个梦想早已随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运行而实现。实业兴国、教育兴国、科技兴国，诠释出宝山在不同时期作为中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特殊历史窗口地位。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提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宝山，也目睹了4年来我们三口之家的生活变迁。我工作单位的变化、妻工作岗位的调整，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晨曦匆匆出发，傍晚或深夜归来，总是不断努力，总是对生活充满热爱。生逢新时代，在感到点点自豪的同时，山与海的异质性风格、气度和胸怀，也总在召唤，让我们自加压力，将追寻的目光投向世间百态，投向过去、

投向未来，投向专注的事业和有涯的人生。当然，最为喜悦的，莫过于小女从需要手牵手的幼儿园小朋友，转变为一蹦一跳上学去的小学生，交上了新朋友。

潮起潮落，百年吴淞灯塔静静矗立。从吴淞口出发，逆黄浦江而上80公里处的松江华亭，是1600年前的陆机“朝华夕秀”之地；30公里处的兴业路76号，是100年前的中共一大开天辟地之所。沿长江上溯3000公里，是“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辽阔中国内陆腹地，是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沿江东下30公里，便是东海，再往东，就是浩瀚的太平洋。节假日，携妻女畅游江边，或风和日丽、月明星稀，吟诵“大江东去”“日月之行”之句，聊慰此处无山可登的内心寥落，或云卷云舒、风雨如晦，细品此处水如海势，亦如扑面而来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澎湃浪潮。

日出日落，家住宝山已悠悠4年。



词二首

□ 王庭恺

苏幕遮·雨后登千萃山

竹枝清，松骨瘦。桥下轻波，一阵风吹皱。两岸亭廊长守候，三五徐行，笑语穿林透。

北山前，南山后。紫陌青萝，珠露沾衣袖。云在天边春在手，无限风光，岁岁江山秀。

沁园春·春入京华

春入京华，驿动阳和，乍起风雷。看参差玉燕，穿梭云水，朦胧烟霭，写意楼台。柳戏新莺，花萦旧蝶，历尽冰霜次第归。平湖上，有红船屹立，继往开来。

终生矢志追随。正时雨无声泽九垓。喜轩窗雅聚，中庭架栋，名园盛会，海内英才。不忘初心，百年追梦，大国泱泱气象回。从今后，秉神州赤帜，舍我其谁！